

章氏叢書三編

太炎先生自定年譜

章氏國學講習會校印

太公先生自定年譜

柳東堪署檢



太炎先生自定年譜

章氏叢書三編

僞清同治七年一歲

余先自分水遷餘杭。距今幾五百年。曾祖諱均。字安圃。祖諱鑑。字聿昭。考諱溶。字輪香。是歲十一月三十日生。

同治八年二歲

同治九年三歲

同治十年四歲

同治十一年五歲

同治十二年六歲

始就傳。

同治十三年七歲

光緒元年八歲

光緒二年九歲

外王父海鹽朱左卿先生諱有虔來課讀經。時雖童穉。而授音必審。粗爲講解。課讀四年。稍知經訓。暇亦時以明清遺事及王而農顧寧人著述大旨相曉。雖未讀其書。聞之啓發。

光緒三年十歲

光緒四年十一歲

光緒五年十二歲

光緒六年十三歲

外王父歸海鹽。先君躬自督教。架閣有蔣之騏東華錄。嘗竊窺之。見戴名世呂留良曾靜事。甚不平。因念春秋賤夷狄之旨。先君不知也。家故藏書。遭亂散盡。先君時舉目錄示之。稍課律詩及科舉文字。余慕爲古文辭。見天啓崇禎人制義。稍可之。猶以爲易。先君誨之曰。爾文思倜儻。學古非難也。以入制義。則非童子所應爲。由是稍就繩墨。然終不意。

光緒七年十四歲

光緒八年十五歲

光緒九年十六歲

先君命赴縣應童子試。以患眩厥不竟。先君亦命輟制義。頗涉獵史傳。瀏覽老莊矣。

光緒十年十七歲

初讀四史文選說文解字。自是廢制義不爲。

光緒十一年十八歲

初讀唐人九經義疏。時聞說經門徑于伯兄簑。乃求顧氏音學五書王氏經義述聞郝氏爾雅義疏讀之。卽有悟。自是壹意治經。文必法古。眩厥未愈。而讀書精勤。晨夕無間。逾年又得學海堂經解。以兩歲紬覽卒業。

光緒十二年十九歲

光緒十三年二十歲

光緒十四年二十一歲

是時紬讀經訓。旁理諸子史傳。始有著述之志。

光緒十五年二十二歲

光緒十六年二十三歲

正月。先君歿。遺命以深衣斂。既卒哭。肄業詁經精舍。時德清俞蔭甫先生主教。因得從學。並就仁和高宰平先生問經。譚仲儀先生問文辭法度。同學相知者。楊譽龍雲成最深。是

歲求通典讀之。後循誦凡七八過。

光緒十七年二十四歲

光緒十八年二十五歲

納妾王氏。

光緒十九年二十六歲

女姦生。

光緒二十年二十七歲

始與錢唐夏曾佑穗卿交。穗卿慧辯。一時鮮匹。亦多矯怪之論。

光緒二十一年二十八歲

先妣朱太夫人歿。

光緒二十二年二十九歲

遷居會城。作左傳讀。余始治經。獨求通訓故知典禮而已。及從俞先生游。轉益精審。然終未窺大體。二十四歲。始分別古今文師說。譚先生好稱陽湖莊氏。余侍坐。但問文章。初不及經義。與穗卿交。穗卿時張公羊齊詩之說。余以爲詭誕。專慕劉子駿。刻印自言私淑。其

後徧尋荀卿賈生太史公張子高劉子政諸家左氏古義。至是書成。然尙多凌雜。中歲以還。悉刪不用。獨以敍錄一卷劉子政左氏說一卷行世。

初南海康祖詒長素著新學僞經考。言今世所謂漢學。皆亡新王莽之遺。古文經傳。悉是僞造。其說本劉逢祿宋翔鳳諸家。然尤恣肆。又以太史多據古文。亦謂劉歆之所羈入。時人以其言奇譎。多稱道之。祖詒嘗過杭州。以書示俞先生。先生笑謂余曰。爾自言私淑劉子駿。是子專與劉氏爲敵。正如冰炭矣。祖詒後更名有爲。以公車上書得名。又與同志集強學會。募人贊助。余亦贈幣焉。至是有爲弟子新會梁啓超卓如與穗卿集資就上海作時報。招余撰述。余應其請。始去詒經精舍。俞先生頗不懌。然古今文經說。余始終不能與彼合也。

光緒二十三年三十歲

春時在上海。梁卓如等倡言孔教。余甚非之。或言康有爲字長素。自謂長于素王。其弟子或稱超回軼賜。狂悖滋甚。余擬以向栩其徒大慍。會平陽宋恕平子來。與語甚相得。平子以瀏陽譚嗣同所著仁學見示。余怪其雜糅。不甚許也。平子因問君讀佛典否。余言穗卿嘗勸購覽。略涉法華華嚴涅槃諸經。不能深也。平子言。何不取三論讀之。讀竟。亦不甚好。

時余所操儒術。以孫卿爲宗。不憲持空論言捷徑者。偶得大乘起信論。一見心悟。常諷誦之。

時新學初興。爲政論者輒以算術物理與政事并爲一談。余每立異。謂技與政非一術。卓如輩本未涉此。而好援其術語以附政論。余以爲科舉新樣耳。唯平子與樂清陳黻宸介石持論稍實。然好言永嘉遺學。見事頗易。余所持論不出通典通考資治通鑑諸書。歸宿則在孫卿韓非。康氏之門。又多持明夷待訪錄。余常持船山黃書相角。以爲不去滿洲。則改政變法爲虛語。宗旨漸分。然康門亦或僞言革命。逾四年始判殊云。

女發生。

光緒二十四年三十一歲

初。余持春秋左氏及周官義。與言今文者不相會。清湖廣總督南皮張之洞亦不憲公羊家。有以余語告者。之洞屬余爲書駁難。余至武昌。館鐵政局。之洞方草勸學篇。出以示余。見其上篇所說。多效忠清室語。因答曰。下篇爲翔實矣。梁鼎芬者。嘗以劾李鴻章罷官。在之洞所。倨傲。自謂學者宗。余聞鼎芬先與合肥蒯光典爭文王受命稱王義。至相筆擊。因謂鼎芬不識古今異法。一日聚語。鼎芬頗及左氏公羊異同。余曰。內中國外夷狄。春秋三

家所同。弑君稱君爲君無道。三家亦不有異。實錄之與虛言。乃大殊耳。他日又與儔輩言及光復。鼎芬甚焉。未幾。謝歸。

其秋。康有爲得清主寵任。以變政獲罪。清廷稱朝野論議政事者爲新黨。傳言將下鈞黨令。羣情惶懼。日本人有與余善者。招游臺灣。九月。攜家南渡。時伯兄年四十七。無所出。撫歿爲己女以歸。

光緒二十五年三十二歲

臺灣氣侯蒸溼。少士大夫。處之半歲。意興都盡。五月。渡日本。游覽東西兩京。時卓如在橫濱。余往候之。值清廷遣劉學詢慶寬等攝錄康梁。爲東人笑。香山孫文逸仙時在橫濱。余于卓如坐中遇之。未相知也。七月。返至上海。識康氏弟子唐才常。才常方廣糾氣類。期有大功。士人多和之者。

女豈生。

光緒二十六年三十三歲

清自誅竄康梁以後。與外人尤相忌。剛毅用事。遂有義和團之變。其夏。宛平不守。清太后清主西竄長安。唐才常知時可乘也。與僑人容閔召集人士宣言獨立。然尙以勤王爲名。

部署徒衆。欲起兵夏口。余謂才常曰。誠欲光復漢續。不宜首鼠兩端。自失名義。果欲勤王。則余與諸君異趣也。因斷髮以示決絕。未幾。才常于夏口就戮。鈞黨甚亟。其徒皆竄日本。余亦被連染。然以素非同謀。不甚懼。是歲。孫逸仙亦起兵惠州。旋敗退。

光緒二十七年三十四歲

才常既敗。余歸鄉里度歲。正月朔旦。友人盧江吳保初君遂遣力急赴余宅曰。蹤迹者且至矣。亟行。余避之僧寺。十日。知無事。復出上海。平子及諸友皆相見慰問。君遂終以明哲保身相勉。余曰。辮髮斷矣。復何言。平子笑曰。君以一儒生。欲覆滿洲三百年帝業。云何力量力至此。得非明室遺老魂魄馮身耶。余亦笑。會蘇州東吳大學求教員。君遂言是有美洲教士任事。君往就之。或得其力。乃赴蘇州。時俞先生篤老。往謁。先生督敕甚厲。對曰。弟子以治經侍先生。今之經學。淵源在顧寧人。顧公爲此。正欲使人推尋國性。識漢虜之別耳。豈以劉殷崔浩期後生也。遂退。

光緒二十八年三十五歲

去冬自蘇州返鄉里。正月朔旦。君遂又遣力走赴余宅曰。聞君在東吳大學。言論恣肆。江蘇巡撫恩銘赴學尋問。教士辭已歸。懼有變。亟往日本避之。于是東渡。時孫逸仙方在橫

濱。湖南秦遜力山者。故唐才常黨。事敗東走。卓如不禮焉。往謁逸仙。與語大悅。余亦素悉逸仙事。偕力山就之。逸仙導余入中和堂。秦軍樂延義從百餘人會飲。酬酢極歡。自是始定交。力山又言。同舍生有張溥者。直隸滄州人。年甫弱冠。而志行甚堅。僕與偕來就君。及見。甚奇之。溥字溥泉。後更名繼。字溥泉云。方山初與蔡鍔松波同事。卓如其後。力山主光復。而松波隸保皇黨。意趣不協。余與力山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。力山招松波同往。松波痛哭不肯與。余留日本三月。復歸。旋返鄉里。

余始著這書。意多不稱。自日本歸。里居多暇。復爲刪革傳于世。初爲文辭。刻意追躡秦漢。然正得唐文意度。雖精治通典。以所錄議禮之文爲至。然未能學也。及是。知東京文學不可薄。而崔實仲長統尤善。既復綜核名理。乃悟三國兩晉間文誠有秦漢所未逮者。于是文章漸變。

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六歲

姜王氏歿。

清翰林院編修山陰蔡元培鶴廬初爲上海南洋公學教員。余因友人蔣智由觀雲識之。會公學生與任事者交惡。相率退學。鶴廬就租界設愛國學社處之。招余講論。多述明清

興廢之事。意不在學也。溥泉與巴人鄒容威丹自日本歸。長沙章士釗行嚴亦來。三人皆年少英發。余以弟畜之。威丹著書稱革命軍。屬余爲序。行嚴亦就蘇報昌言革命。學社諸子又時會林下演說。遠近和者浸衆。適康有爲騰書主君主立憲。力護清虜。余作書駁之。侵尋聞于清廷。清廷責兩江總督魏光燾不覺察。甚厲。光燾遣候補道俞明震赴上海查辦。余與威丹就逮。羈繫租界。時五月上旬也。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。不許。願以滬寧路權易之。亦不許。余駁康書雖無效。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。與吾輩對質。震動全國。革命黨聲氣大盛矣。

光緒三十年三十七歲

羈繫逾歲。獄猶未決。清廷復要各國公使雜治。是年三月。上海縣知縣赴會審公廨。攝余與威丹聽判。知縣宣讀外務部會同各國公使判文。章炳麟監禁三年。鄒容監禁二年。許以羈繫時日作抵。期滿後不得駐上海租界。時清廷自處原告。故不得不假判決于各國公使。然自是革命黨與清廷居然有敵國之勢矣。聽畢。入外人所置獄中。獄吏課以裁縫役作。友人或求納致書籍。獄吏許之。始余當觀因明入正理論。在日本購得瑜伽師地論。煩擾未卒讀。羈時友人來致。及是。並致金陵所刻成唯識論。役畢。晨夜研誦。乃悟大乘法

義。威丹不能讀。年少剽急。卒以致病。

光緒三十一年三十八歲

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。威丹獄期將滿。春正月。病溫。醫師以爲必死。二月。就會審公廨保釋。得諾。出獄前一日。攝赴工部局醫院。醫師予藥一函。歸服之。夜半卽死。明日。余往撫其屍。口張目視。慟不能出聲。哺時輿屍出獄。上海劉季平捨地葬焉。

光緒三十二年三十九歲

在獄研誦瑜伽師地論。五月。期滿出獄。同志自日本來。訝時孫逸仙與善化黃興克強已集東京學子千餘人。設中國同盟會。倡作民報。與康氏弟子相詰難。主之者。溥泉及桃源宋教仁。遜初番禺胡漢民。展堂汪兆銘。精衛朱大符。執信也。余抵東京。同志迎于錦輝館。來觀者七千人。或著屋檐上。未幾。以壽州孫毓筠少侯之請。入同盟會。任民報編輯。余以胡汪詰責卓如。辭近詬誶。故持論稍平。湖南徐佛蘇來道卓如意。欲爲調停。克強不許。其冬。民報剗置滿一歲。赴錦輝館慶祝。觀者萬人。是時東京人材最盛。滿洲人留學者至匿姓名不敢言。國內學子以得民報爲幸。師禁之。轉益珍重。化及全城。江湖耆帥皆願爲先驅。而湖南陳天華亦著小冊稱猛回頭。潛輸內地。重摹至十餘次。威丹所作革命軍者。則

直銀二十兩云。天華後以憂憤蹈海死。不與其成。可惜也。
是歲義軍起萍鄉。安化李燮和柱中所爲也。

光緒三十三年四十歲

逸仙自南洋還東京。作青天白日旗。張之壁上。克強欲作井字旗。示平均地權意。見逸仙壁上物。爭之曰。以日爲表。是效法日本。必速毀之。逸仙厲聲曰。僕在南洋。託命于是。旗者數萬人。欲毀之。先擯僕可也。克強怒。發誓脫同盟會籍。未幾復還。時日本人入同盟會者八人。自相克伐。漢人亦漸有同異。孫黃胡汪南行。遜初亦赴奉天。數月。遜初復來。同志聞逸仙與日本西園寺侯陰事。漸相攻擊。異議始起。

寶慶譚人鳳石屏來。石屏于同志年最長。耆艾骨骸。有湘軍風。

是歲山陰徐錫麟。伯孫刺殺清安徽巡撫恩銘。伯孫性陰鷲。志在光復。而鄙逸仙爲人。余在獄時。嘗一過省。未能盡言也。後以道員主安徽巡警學堂。得間遂誅恩銘。爲虜所殺。其黨會稽余成章。煥卿時在日本。與余善。煥卿亦不憚逸仙。而李柱中以萍鄉之敗。亡命爪哇。煥卿旋南行。深結柱中。遂與逸仙分勢矣。

光緒三十四年四十一歲

初。孫黃之南也。以同盟會事屬長沙劉揆一林生。林生望淺。衆意不屬。既與逸仙有異議。孫黃亦一意規南服。不甚顧東京同志。任事者次第分散。溥泉以言社會主義爲日本法。官逮捕。脫走歐洲。遜初貧甚。常鬱鬱。醉卽臥地狂歌。又數向民報社傭婢乞貸。余知其事。曰。此爲東人笑也。急取社中餘資賙之。然資金已多爲克強移用。報社窮乏。數電告逸仙。屬以資濟。皆不應。其夏。克強襲破雲南河口。旋敗歸。抵東京。遜初不往見。余謂克強曰。吾在此以言論鼓舞。而君與逸仙自交趾襲擊。雖有所獲。其實不能使清人大創。徒欲使人知革命黨可畏耳。愚意當儲蓄財用。得新式銃三千枝。機關銃兩三門。或可下一道數府。然後四方響應。藉羣力以仆之。若數以小故動衆。勞師費財。焉能有功。克強未應。余又言。遜初在稠人中。粗有智略。君來何不就與計事。克強遽曰。人云遜初狂。下視僕輩。聞其言曰。不殺孫黃。大事不可就。是何嫉我之深也。余曰。讒間之言。何所不至。遜初誠狂。嫉君則未也。克強乃稍與遜初計事。頃之。清遣唐紹儀赴美洲。紹儀過日本。因脅日本當事封禁民報。使館亦遣人潛入報社下毒。社員湯增璧飲茗幾死。余欲取紹儀。紹儀已去。因詣留學生總會館。自頗黎函中得紹儀像。擊墮地。蹴碎之。會清主太后先後死。袁世凱罷。紹儀至美洲。亦無所就而返。

宣統元年四十二歲

民報既被禁。余閒處與諸子講學。克強復南。時東京同盟會頗蕭散。而內地共進會轉盛。共進會者。起自川湖間游俠。聞同盟會名。東行觀之。以爲迂緩。乃陰部署爲共進會。同盟會人亦多附焉。其魁則四川張百祥也。旋歸。衆益盛。後武昌倡義。卒賴其力。煥卿自南洋歸。余方講學。煥卿亦言逸仙難與圖事。吾輩主張光復。本在江上。事亦在同盟會先。曷分設光復會。余諾之。同盟會人亦有附者。然講學如故。

宣統二年四十三歲

時東京與南洋聲聞轉疏。孫黃異議。逸仙亦他去。克強在香港。與丹徒趙聲伯先合。伯先始爲江蘇標統。練達戎事。以黨人見黜。南行與克強石屏計事。欲自桂林起兵下湖南。議甚祕。未行也。煥卿數言克強得伯先。事或可就。逸仙似無成者。余謂集黨數年。未有規畫。恐詒之後人耳。然清自袁世凱廢張之洞死。宗室用事。人民胥怨。固不能久。粵人好利而無兵略。湘中樸氣衰矣。亦未必屬孫黃也。君以光復會號召。所謂自靖自獻。成敗利鈍。誰能知之。

余學雖有師友講習。然得于憂患者多。自三十九歲亡命日本。提獎光復。未嘗廢學。東國佛藏易致。購得讀之。其思益深。始治小學音韻。徧覽清世大師著撰。猶謂未至。久乃專讀

大徐原本。日繙數葉。至十餘周。以說解正文比較。疑義冰釋。先後成小學答問。新方言文始三書。又爲國故論衡。齊物論釋。煇書亦多所修治矣。弟子成就者。蘄黃侃。季剛。歸安錢夏季中。海鹽朱希祖。逖先。季剛季中皆明小學。季剛尤善音韻文辭。逖先博覽。能知條理。其他修士甚衆。不備書也。恨歲月短淺。他學未盡宣耳。

宣統三年四十四歲

三月。克強集同志攻兩廣督署。不克。死者七十二人。所謂黃花岡之役也。是役使清大吏震怖。然同盟會才俊亦略盡矣。伯先治軍嚴肅。爲廣州人忌。發憤致死。或疑爲被毒。煥卿尤恨之。石屏以廣州非用武地。轉向江漢。集中部同盟會。共進會人多附者。其夏。四川以爭鐵道事。起者數十萬人。秋八月。武昌兵起。余時方與諸生講學。晨起。閱日報得之。不遽信。及莫。閱報。所傳皆同。一二日知鄂軍都督爲黎元洪。用事者則譚人鳳。孫武。孫武者。字堯卿。武昌人也。嘗抵東京。與同盟會。後兼隸共進會。余故識之。不意其能成此大事。嗣聞湖南江西相繼反正。始輟講業。以上海未拔。不得遽返。九月。東南粗定。獨江寧未下。于是附輪歸國。十月。抵上海。